

## 此间 | 康河的水波与寂静的船房 ——《莫里斯》的爱欲呈现与历史书写 下篇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12-10



该文为《莫里斯》影评的下篇，上篇可见于：[康河的水波与寂静的船房 | 《莫里斯》的爱欲呈现与历史书写 上篇](#)



### III

#### 窗边的扶梯：莫里斯的身份认同和人生抉择

在那场极具绅士风格的吻别之后，克里夫回到他和安的卧房，深邃的眼神里似乎还藏有一点点不可言说的感情。而莫里斯打开窗，用窗外的雨水彻底青洗了自己，无人知晓此刻他有怎样的思绪，无奈，惋惜，抑或是悲痛，抑或是悲痛过后放下一切的释然与畅快。然而正是这一幕，让克里夫家的仆人斯库德见到了莫里斯的风度与气质，并开始了他同样热烈的追求。

爱欲让莫里斯充满了血气，无惧社会与世俗的阻碍一心追求着两人的幸福。即使莫里斯同样得考虑同性恋禁忌带来的可怕后果，但他的爱是真诚而热烈的。在克里夫从希腊归来后的那次争吵中，莫里斯已经明明白白地表露了他的心迹：“豹子能改变本性吗？”至少在此刻，莫里斯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着坚定的认同，这是他自己的“本性”，不可改变。虽然这种身份可能给他们带来深重的打击，但他可以直言：“我才不管什么名誉。”这种真诚而强烈的同性爱欲是莫里斯的最高追求，以至于他可以对不开放的社会不屑一顾。有克里夫陪伴的莫里斯是坚强无畏的。

这次争吵让两人不欢而散，坐在围炉旁的莫里斯对自己的亲妹妹吉蒂恶语相加，只因为克里夫提到吉蒂是个美丽的女人。沉浸在爱欲中的莫里斯是疯狂的，连自己的至亲之人也在他的胡思乱想中变得不堪入目。面对克里夫的屈服性选择，莫里斯对同性恋身份的坚定认同终于在此刻全面瓦解。他找到信任的巴利医生，向他表达了对自身性取向的怀疑与否定，甚至可询问医生这是否是一种疾病，希望能寻求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这是莫里斯第一次对同性恋感到无助与痛苦，克里夫的逃离让他感到了强烈的孤独与不安，他的爱欲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他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支柱。爱欲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让两个灵魂融为一体，并不断向上成为一种高贵的存在；爱欲的痛苦之处也在于，当一方灵魂脱离了这个世界之后，另一方的灵魂得不到整全，必将失去生活的依靠而逐渐脱离生命的根基。



在巴利医生的建议下，莫里斯来到一个诊所里进行心理治疗，以求摆脱同性恋爱的纠缠与困扰。然而，正如莫里斯宣称的那样，他的天性是不可改变的，无效且愚蠢的心理治疗只是加重了莫里斯的梦魇。在普德斯雷的卧房中，莫里斯辗转难眠，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心理医生如幽灵般的晃动的手指，还有那想象中的与另一个女人躺于卧榻随波而流的灵异场面。在这场自我的斗争中，莫里斯只能独自征战。梦魇惊起，莫里斯注意到窗外的扶梯，它是斯库德的到场宣告。莫里斯打开窗，他似乎预料到、也期待着会有某个人的到来。而斯库德确实实地闯入了莫里斯的卧房，并向莫里斯宣告了他的存在：“我知道。没关系的。”莫里斯略带惊讶地接受了这场云雨之欢，这次直接的性欲体验让他摆脱了梦魇的纠缠，又重新确立起他对同性恋爱的坚定，再一次接受自己的“人性”。

斯库德作为一个“闯入者”，却意外地给了莫里斯一次重生的机遇。然而，这次闯入只是让莫里斯确证了自己的同性恋爱，他并未因此而爱上斯库德，甚至对这次闯入心存疑虑：“那个乡巴佬是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会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过来找我？”不仅仅是因为阶级的差别，更是因为莫里斯情感上的无动于衷，他们两人的爱欲仅止步于性欲体验上，至少对莫里斯而言是如此。学识与涵养的差异无法将两者的心灵契合，这使得莫里斯与斯库德的爱欲联结无法深入到如克里夫般的灵魂交融中。



重新回溯莫里斯与克里夫同性爱欲的确立之处：莫里斯在深夜翻越过克里夫的窗台，一个亲吻，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已将两人融入进爱欲的漩涡之中，性欲体验在这里几乎是缺席的。斯库德翻越过莫里斯的窗台，抚慰的一句“*我知道*”，强烈的性欲体验，莫里斯在这短暂的一夜体验到了性欲的激情，也因此坚定了对自我的认同与未来的人生选择，但这只能意味着这一夜的性欲之欢是对同性爱欲的重新证明，而不可深入到爱欲的真实本质中。克里夫与斯库德的巨大分别，让莫里斯的爱欲有了前后两种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体验。

在康可水波的见证之下，莫里斯与克里夫的同性爱欲被披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们有心与心的契合，也有肉体与肉体的联结。“**身体，心灵，灵魂。**”莫里斯与克里夫的爱欲是整全的，袭遍全身，深入灵魂。但在普德斯雷寂静的船房中、在莫里斯的卧房里、在伦敦的妓馆内，莫里斯与斯库德所表现都是最直接的性欲体验，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将他们的爱欲——实质更接近于简单的性欲——导向更高的存在。而莫里斯与克里夫的性欲体验几乎完全不在场：最紧密的一次肉体联系发生在草丛中，但性欲的表达仍然是含蓄隽永的。**在那场爱欲的最高潮中，爱欲的呈现与表达集中在言辞之上，爱的誓言比肉体的交欢更加庄严，直指爱欲的永恒。**





在克里夫那儿，性欲的不在场，日常生活的体验，智识上的交流，都把爱欲引向了灵魂上的交际；在斯库德那儿，性欲体验毫不克制的展露，莫里斯的猜疑，日常生活的缺席，即使这种体验确实给了莫里斯一种安慰与支撑，但止步于性欲体验的爱欲是否能维持住它应有的永恒性，其实是未知的。**性欲只可能是暂时的，只有日常生活与交流才可使爱欲长久。**莫里斯身上可看到的最直接的反应，即是疯狂的在场与缺席。他对克里夫的爱欲超越一切，爱欲的疯狂紧紧将他包围，所以他在爱欲中的体现正是奋不顾身的炙热追求；而他对斯库德的态度只有理性的主导，由此产生了对斯库德动机的怀疑、是否选择与斯库德相爱的犹疑，都缺少了曾经爱欲的疯狂特质。莫里斯对克里夫和斯库德两人是不对等的。



完满的结尾是，莫里斯选择回应斯库德的热切追求。不可否认，斯库德的爱是热烈的，且同样包含对其他事物的不屑一顾：他在未确定莫里斯的心意之前就决定放弃回家的船票而留在英格兰，等待着追求者的到来——他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影片中莫里斯和斯库德的爱欲在这里有了一个完满的终点，而这个终点之后他们两人的生活际遇，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我们没法知道，至今只有着性欲表达的莫里斯能否在这段爱欲联结中发展出更深刻的交融，斯库德能否激发起莫里斯心灵上的共鸣，让爱欲更完整地体现。肉体之爱是爱欲的起点，而精神之爱才让爱欲延续。包含两者的完整爱欲让人疯狂，这种疯狂又将爱欲者们不断拖拽前行。缺失了对克里夫那种爱欲的富足与完整，莫里斯的未来生活不可得知。



---

## II

### 莫里斯和他的情人：个体书写与历史叙事

回溯莫里斯的前半生，他与两位情人的爱欲联结不单纯是他们内心情感的展现，社会环境对他们爱欲的表露与选择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前文已经提到，克里夫的婚姻、莫里斯的心理治疗等个人选择，都是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作用下做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而非出自他们爱欲情感的自然。于是，从社会的宏观角度观察莫里斯的爱欲历程，贯穿于他生命各阶段的人生选择正显示了其背后社会的滚滚推力，他的步履轨迹构成了20世纪英格兰同性恋历史的一个特殊表达，在这样一种个体书写、特殊的表达又揭示着同性恋者的共同困境与爱欲的普遍性特征。

在莫里斯的剑桥学园生活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将同性恋视为一种不洁之物。领事的教长直言“忽略无法形容的恶习和希腊人的参考”，这正是对同性恋的根本拒绝。希腊城邦的同性爱欲作为一种世俗性的普遍存在，虽然不乏一些为恶分子的不良企图，但总体而

言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推动着爱欲者从身体到灵魂的修行。然而这种爱欲品质随着历史洪流的发展而被基督教诋毁为“人的堕落”，同性爱欲更失去了宗教、或者社会的支持而逐渐成为社会禁忌。关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同性恋的内容解释历来受到不同立场的不同解释取向，老派们恪守着对同性恋的绝对否决，而如卫斯理这般的青年则坚定地声称“基督教教条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意味着于宗教之下可以有同性恋的生存空间。



然而，莫里斯直接拒绝了宗教将要给他的束缚。在面对母亲对他“宗教不虔诚”的质问时，莫里斯用到的借口是“情不自禁”，“巴利医生也不去教堂”。正是在此前一个场景中，莫里斯正从奏唱圣诗的庄严教堂中走出，走向了等待他的克里夫。我们可以看到，在莫里斯的心里并没有宗教占据的地方，他对宗教的漠视与出走都表达出爱欲的激情超越了宗教的地位，即使此刻他们还不明晰这种感情的冲动正是爱欲的特质。

虽然爱欲对宗教的超越依稀可见，但宗教的氛围在《莫里斯》的语境中并不算突出，仅在剑桥的教育环境中偶尔出现，一旦莫里斯走出校园，宗教便彻底地失去了踪影。相比于宗教，社会制度与习俗对莫里斯而言才是更大的挑战，冷漠刻板的社会直接让克里夫选择了屈服。

在20世纪初的英格兰，同性恋本身即是违法，他们没有“做人的资格”，宗教、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让同性恋们只能活在社会的阴暗角落，不可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群中间。社会制度对他们最直接的冲击就在于卫斯理的被捕入狱。如莫里斯这般热烈而不羁的人也会因此事焦头烂额，但他更愿意选择直面社会的残酷性，与克里夫共同坚守、隐忍而活。然而克里夫的谨慎性格与对名誉的重视，让他无法如莫里斯那样痴狂于爱欲，在目睹了卫斯理被警卫押下的凄凉身影后，他整个人便魂不守舍、对未来产生了无比的惊恐。能够克服这种恐惧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如“正常人”一般过上娶妻生子的生活，他无可奈何、甚至自我欺骗地选择了一条虚假、压抑的人生道路。

莫里斯本身无所畏惧，但克里夫的出走也让他动摇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甚至试图医治。同性恋仍然以一种心理疾病而被人们所理解，但针对它的心理治疗的唯一结果只是让莫里斯产生了令人惧怕的梦魇以及辗转反侧的失眠。当莫里斯再一次认同同性恋是他的天性不可改变时，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建议是“去意大利或荷兰吧”，因为在那里同性恋已经是合法的——这也只是意味他们可以做人而活着。但是，倔强的莫里斯拒绝了这个建议：“为什么英格兰不可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莫里斯所抗拒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内在冲突，更要反抗的是在内心世界之外的法律制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由此撕开，莫里斯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迎接着社会的挑



战，在这场对垒中莫里斯突破搁置了社会律法，更加激动人心的是，与此同时历史传统也被莫里斯毫不留情地抛弃。

克里夫选择的是一位贵族小姐当做自己的妻子。在当时的布尔乔亚社会，“门当户对”于婚姻而言是必要且自然的。正如克里夫所说的那样，即使仆人们对主人满怀爱欲，他们也必须隐藏这种激情，阶级的不对等让他们不配享有与之恋爱、婚姻的权利。莫里斯在犹豫过后选择了回应斯库德的爱，一个仆人对主人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莫里斯与斯库德的跨越阶级的爱欲关系正是对阶级对等的禁锢关系的超越。虽然克里夫向他表达了此事的不可理喻，但莫里斯宣告了他对斯库德的爱，不留克里夫任何情面。这是莫里斯对布尔乔亚社会的反抗，对社会伦理的一次彻底颠覆，对历史传统的一次英雄主义行动。



在自我-他人-社会的伦理视角下，莫里斯、克里夫、斯库德似乎都完成了自我的确立与爱欲婚姻关系的圆满。但这种“爱的胜利”的解决方式，仅仅是字面意义上浪漫主义的想象性丰满，爱的重要本质在这场胜利中是丢失的。前文已经指明，莫里斯对斯库德的爱欲仍止步于性欲阶段，如果这种性欲中突无法用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与爱欲体验，这种爱欲关系将无去孝卖而长久，它只是失去了追求最高价值的动力的暂时的激情。如果一个人专注于处理自己的肉体欲望，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还有什么精神力量去追逐崇高的爱。这种不可能性并非是通过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事实来呈现的：在莫里斯和斯库德那儿，他们只有紧密的肉体联系，甚至缺少爱欲的言辞——爱欲的言辞是如此重要，总是扎根于内心的真切感情。只有当性欲包含了情人们最高的渴望时，性欲才是重要的。性欲若是不能得到灵魂的补足，爱欲难以整全。对克里夫的婚姻也同样如此。在婚姻表面的宁静和谐下，克里夫内心的情感仍然暗流涌动。与莫里斯“吻别”后的克里夫身躺卧床，然而他深邃的眼眸中夹杂着捉摸不透的情感。当他知晓莫里斯对斯库德的选择，以及自身无谓的劝诫之后，回到卧房的克里夫静静地望向了窗外。



——你在跟谁说话？

——没有人。



克里夫不可能告诉安莫里斯的存在，不管是当天夜里莫里斯的来访，还是他心里依然闪动的那个莫里斯的影像。即使无法明言，克里夫对莫里斯的爱始终留在心底不曾断绝，对婚姻的选择让克里夫失去了更高的爱欲，留给克里夫的只有莫里斯残留在他记忆里的影像、青春时代的挥手——“Come on”。

是邀请，还是告别？





作者 | 宇宙  
排版 | 大蒙啊



**联系** 邮箱: whunow@163.com  
**我们** 小秘书微信账号: whunow

**关注**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我们** QQ 表白墙账号: 3026787712

——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